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編修<sub>臣</sub>曹成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許兆椿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十六

明 胡廣等 撰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  
正夫光明○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

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  
三篇國語皆以為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

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論其詩  
則於其歌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

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  
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

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為郊祀之後受釐  
碩酢之詩早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

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妣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為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為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

音鳥下同

昭于天

叶鐵因反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

叶上紙反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  
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  
義思齊抑各一則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  
辭指有不同者

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

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

新安胡氏曰此篇周  
公作於成王之時推

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詞○安成劉氏  
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  
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  
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

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  
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

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  
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  
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况聖人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文王在  
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  
與天同德也○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  
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  
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 夫文王在上

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

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

臨川王氏曰不

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  
其時唯其德之顯所以為命之時 盖以文王之神在

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

福澤而君有天下也

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

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貌說實理然也○新安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代商以有天下也○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春秋傳天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春秋傳天

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且追命襄公云云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亶亶

音尾

文王令聞

音問

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以叶

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

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孔氏曰適譬本幹庶譬其枝也

○文王

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



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

三山李氏曰惟文王疊疊故其

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苟為無本安能不已乎○華谷方氏曰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此誠之

著也

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

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

其臣子使凡周之士

孔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亦世世

修德與周匹休焉

慶源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以文王之故

敷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亦可見矣○三山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敷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

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廬陵彭氏曰亶亶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效驗也○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叶于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

音濟濟

子禮反

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

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

知思語辭皇美楨榦也

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中為骨

謂之夜又木橫曰楨直曰榦

濟濟多貌

○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

豈不顯乎其謀猷

安成劉氏曰兩其字皆指周士

皆能勉敬如此

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

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

賴以為安矣

慶源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國之楨榦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

道未始不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

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華谷嚴氏曰墻待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豐城朱氏曰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榦矣墻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蓋言文王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安成劉氏曰言賢才之益於國者如此宜

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八熙敬止假反古雅哉天命有商孫

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

朱子曰緝如緝

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

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華谷巖氏

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

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

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孔氏曰此非在文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

推本而美之耳○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績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商之由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

占亂反

將于京

叶居良反

厥作裸將常服黼

音甫反

王之蓋

才办反

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

孫子之臣屬也

鄒陽董氏曰葉氏云春秋傳晉士起是也

膚美敏疾也裸

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

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

言灌時送爵行之也於禮王正裸后亞裸而殷士助祭行灌鬯耳○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

京周

之京師也黼黼裳也昀殷冠也

董氏曰黼黼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

裳○孔氏曰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華

谷嚴氏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昀冠則商之制也

○毛氏曰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盖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

賓于王家

九峯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遇之也○

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

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冕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為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為不可及也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蓋

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

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

命之不可常也

臨川王氏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

故

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



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盖以戒王而

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左傳襄公四年注曰告僕夫不敢斥

尊也○華谷嚴氏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于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為戒也○安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劉向曰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

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盖傷微子

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

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于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

呼王之蓋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西山真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聿

于筆反

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叶筆力反

殷之未喪

息浪反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

音峻

命不易

以敢

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

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

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三山李氏

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臨川王氏曰以德求福則非有待於外也○華谷巖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已而不求諸天也

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

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

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

深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華谷巖氏曰德者民之所歸  
得民斯得天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  
故宜以殷為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

○命之不易無過爾躬

叶姑弘反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叶鐵

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叶初尤反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叶房尤反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

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

無若紂之自絕於天

廬陵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子

曰武王數紂云自絕于天甘節之問無過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而布明

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

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

禮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

也○藍田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

○華谷嚴氏曰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

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過絕也味此辭音凜乎

其嚴哉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

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盖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  
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

此其旨深矣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

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新安胡氏曰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

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于天也天與文王已矣

###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

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



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

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

慶源輔氏曰天人之際指

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粘綴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為對三章言命周之聲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聲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為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

然此詩之首章言

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

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

安成劉氏曰四章所謂熙者光

明也即所以昭明于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即所以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

然亦多詠嘆之言

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

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  
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  
進德之階也○安城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  
法即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  
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  
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  
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  
成者亦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脩德  
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  
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  
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  
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為  
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辰羊反

天難忱

市林反

斯不易

以政反

維

王天位殷適

音

的使不挾

子變反

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

華谷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德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眷顧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

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

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

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臨川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

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東萊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而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華谷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為天子天命既絕則為獨夫

故也

○摯音至仲氏任

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毗申

于京

叶居良反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叶戶郎反

大泰

音任有身

叶戶羊反

生此

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

直衆反

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

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

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

音媯規

汭嬪于虞也

九峯蔡氏曰釐理降

下也言堯治裝下嫁二女子于媯汭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也

王季文王父也身懷

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

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為王季之配也今曰

太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為文王之母也○列女傳曰  
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  
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慶  
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  
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華谷  
嚴氏曰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長樂劉氏曰乾健  
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也王季有大任以配  
其德故克生文王焉○定宇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  
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  
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  
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妣皆是也其意  
深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叶筆力反

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叶越  
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

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

國也。

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

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祠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叶昨  
合反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

音士叶羽已反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叶樊禮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音洽

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

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

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

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所以洽陽渭涘

王氏曰莘國所在也

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

有子也盖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天生太妣以配文王

也○安成劉氏曰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為非人之所能為然則六章之所以為篤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為哉

○大邦有子倪

牽遍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

魚敬反

于渭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

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為之配大姒能為之配故備其禮以定其祥造作

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

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

特舟

爾雅曰造舟比船為橋維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船

張子曰造舟為梁

丈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

五章述丈王親迎之事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叶居良反

纘

子管反女維莘

所中反長

丁丈反子維行

叶戶郎反

篤生武王保右

音祐

命爾變伐

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行嫁篤厚也

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

臨川王氏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

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雙峯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歲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

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

右助變和也

新安胡氏曰陳氏云變有和順之意

○言天

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

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

丘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

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

命以伐商也

慶源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

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裁者培之所以命之變伐大商也征伐本

非和順之事而曰變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此章述大妣生武王也○須溪劉氏曰變伐者當伐則伐也古人厚故稱大商○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為之母復有大妣為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言其無慙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敬上帝

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

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  
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  
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  
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  
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苟較強弱而  
計衆寡其心必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  
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為  
勉之之詞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慶源輔氏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其實則  
是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意嚴

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涵泳  
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安成劉氏曰武王  
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  
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華谷  
嚴氏曰七章述  
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

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

貌駟馬白腹曰騶孔氏曰檀弓亦言戎事乘騶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

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

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

王莽

傳注曰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

亮助也

師衆之盛將帥之賢

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

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

天下方天清明無復濁亂○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曠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為己任詩人歌之亦以



會朝清明嘆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惟在於清四海而已○豐城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騶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八章終上章伐紂之事

也○定宇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安成劉氏曰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為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唯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

王之所當監  
者夫豈遠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

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  
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旻

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

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

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

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

華谷嚴氏曰首章迄

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為美文文武張本次章  
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

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  
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  
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  
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  
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  
皆非苟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  
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  
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  
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  
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  
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其章

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

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安成劉氏曰事見外傳  
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繇繇瓜瓞

田節反

民之初生自土沮

七余反

漆

七音

古公亶

都但

反

父

音甫

陶

音桃

復

音福

陶

穴

叶戶橋反

未

有家室

比也繇繇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

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

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

也後乃追稱太王焉

格庵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

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

陶窰竈也

孔氏曰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

陶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

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

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

安成劉氏曰八章以上所言是也

而文

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安成劉氏曰八章以下所言是也

此其首章言

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

曹氏曰公劉以

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縣縣況之○臨川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沮漆而國復興故以為民之初生也○孔氏曰周語云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邠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安成劉氏曰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窋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惟姜嫄此一初也民之

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窰土室之中其國

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大王初居邠之事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叶滿浦反

率西水泚

呼五反

至于岐下

叶後五反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

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

相宅精神風采也

泚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

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姜女太王妃也

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

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  
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

者如歸市

朱子曰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  
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

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  
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於狄人事以皮幣犬馬  
珠玉本期以保民也而狄人侵陵不已是欲吾土地  
也曰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其言何其忠厚而  
不迫邪太王之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強民  
以徙特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

之主也民心自不庸釋乎太王非特斯言有以感動之蓋民之戴其仁有素矣曰如歸市以見其誠心樂趨無一毫強勉之意也○張子曰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攜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周原膺膺

武音莖

謹音

茶如飴

移音

爰始爰謀

叶謀悲反

爰契

計告

反

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膺膺肥美貌莖

烏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飴錫

夕清反

也

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

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為莖草○孔氏曰錫乾糖也

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



也儀禮所謂楚焯

音寸又音敦

是也

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注

云士喪禮曰楚燹置于燹在龜東楚燹即契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燹之木燒之於燹炬之火既然執之以

灼龜莖垂上聲燹音爵

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前漢書注曰挈

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契

○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

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幽人之從已者謀居之

又契龜而卜之

華谷嚴氏曰爰始謀及乃心也爰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謀及卜莖也

○三山李氏曰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

後卜莖也○杜氏曰言先人事後卜莖

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

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臨川王氏曰曰止則命其

臣民止於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華谷嚴氏曰三章述太

王定宅

於岐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叶羽已反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叶滿彼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叶上止反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

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

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

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

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

也

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

句總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為者無不盡也○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叶古胡反

其繩則直縮

色

反

版以載

叶節力反

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

孔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

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繩所以為直凡營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

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

孔氏曰位處者

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而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

相承載也

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牆壁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

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

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長樂劉氏

曰二章言邊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  
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宮室焉

○掾

音俱

之陜陜

耳升反

度

待洛反

之薨薨

築之登登

削屢馮

馮

馮

扶水反

百堵

丁古反

皆興鑿

音皐

鼓弗勝

音升

賦也掾盛土於器也陜陜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

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

牆堅聲

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

平直凸音迭

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鑿鼓長一

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

也考索曰鼓人云以鼙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  
鼙蓋鼙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以鼙鼓節之  
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鳴鼓以鼙下  
之事實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  
鼙鼓弗勝○安成劉氏曰古人以牆為壁故於作室  
多言版築之事○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  
宮室其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中外舉  
此則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  
至於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

苦浪反叶  
苦郎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叶戶郎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

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

立焉

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

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臯門雉門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正門為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大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考索曰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

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

冢土大音泰社也亦大王所

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

朱子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

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

卒言立冢土也 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

後出謂之宜

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慶源輔氏

曰二門既立而太社遂立太社既立而大衆攸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木服哉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知矣廼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孔氏曰宜祭社之名也○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



王重民之意如此  
蓋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殄

田典反

厥愠

紆問反

亦不隕

韻敏反

厥問柞

子洛反

棫

音拔

蒲貝反

矣行道兌

吐外反

矣混

音昆

夷駢

徒對反

矣維其喙

反  
呼貴  
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

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

刺棫白椴

音綏

也小木亦叢生有刺

爾雅注曰實如耳  
增紫赤可啖○東

陽許氏曰材理全白直理易破可為  
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矜音芹柄也  
拔挺拔而上不

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駝突喙

息也

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言太王雖不能殄絕

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

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

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愠不責

夫人之厲已也亦不隕厥問唯盡夫自治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脩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

矣

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

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

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

慶源輔氏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

之意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東萊呂氏

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太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駭矣維其喙息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械拔行道兌安可指為文王之時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華谷嚴氏曰八章言太王文王調服昆夷也陳氏謂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為文王之詩焉○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太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太王

始至又曰至於其後人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豐城朱氏曰太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愠焉昆夷之愠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脩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為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尚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居衛反

厥生

叶桑經反

予曰有疏

附

叶上聲

予曰有先

息薦反

後

胡豆反

叶反

予曰有奔奏

與走通叶

宗五反

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

華谷嚴氏曰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傳

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建安熊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墾

皆不及讓路如少避長賤避貴之類入其邑男女異路

孔氏曰邑謂城中如王制云道

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為地道尊右故也

斑白不提挈

孔氏曰年老其髮白黑雜

提挈有少者代之也

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

建安熊氏曰古

者任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為卿則為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為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大夫之位無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

蹀躞之風有遜讓之實

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

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建安熊氏曰被文王之化自然

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餽○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非謂有其疆土版圖也蘇氏曰虞在陝之平

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

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

猶起也

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

忽然見之

如跳起 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

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使天下皆

奔走而歸趨之

武臣折衝曰禦侮

孔氏曰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

○言

昆夷既服而虞尚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

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

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

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慶源輔氏曰質虞尚之訟初非朋於

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為四臣之助為多其辭諄復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

止於四人而已也○豐城朱氏曰虞尚之質成是詒  
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  
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  
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  
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為由此  
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  
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  
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  
往來茲廸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知此則知文王  
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為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  
文王之化非四臣之  
所能為豈不異哉

繇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



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

孟子曰肆不殄厥愠

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太王事混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

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安成劉氏

事可以當之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詞耳非謂其有改元稱

餘說見上篇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

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絲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蓋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

而保守  
之耳

芄芄

薄紅反

棫

雨逼反

樸

音卜

薪之槩

音酉

之濟濟

子禮反

辟

音璧

王

左右趣

叶此之苟反

興也芄芄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迫

音窄相附著

直略反

也槩積也

華谷嚴氏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濟濟容貌之美也

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

芄芄樸則薪之槩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

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

玉歌反

髦士攸宜

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

裸以璋瓚

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為璋瓚祭

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

左右

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壯也

錢氏曰衣冠偉

壯之貌

髦俊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

璋助祭之時峨峨然無不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淖

匹世反

彼涇

音經

舟烝徒楫

音接叶籍入反

之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

興也淖舟行貌涇水名

臨川王氏曰涇在周地與所見也

烝衆楫權

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華谷巖氏曰夫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

故言六軍

○言淖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

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北漢陳氏曰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戲蔡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

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豐城朱氏曰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  
時此章言人心之趣  
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

陟角反

彼雲漢為章于天

叶鐵因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

天

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

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

故言壽考遐與何同

朱子曰遐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

好○須溪劉氏曰遐不何不也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

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

引起下面說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夫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為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于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脉流通但誦詠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

夫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

對廻反

琢

陟角反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孔氏曰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即金玉也

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

紀孔氏曰網者網之大繩舉網為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網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須漢劉氏曰

網紀即是網紀即是○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網紀即是作人之意

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

乎四方者至矣。

朱子曰：邀不作人，只是說他歌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

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為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棧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

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綱紀振作謂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



不容渙散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網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之者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網紀於人者無不至也振作網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蓋以衆也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瞻彼旱麓

音鹿

榛楛

音戶

濟濟

子禮反

豈弟君子

干祿

豈弟

君子

干祿

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

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

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

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

歟○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克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

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慮蓋

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得所以干祿之道云爾

○瑟所乙彼玉瓚才早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攻叶乎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而朱其中也。

孔氏曰：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瓚盛

鬯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為

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

孔氏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釀秬為酒，以鬱金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釀中秬鬯是不和鬱者。○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煮之，用為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攸所降

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華谷嚴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言

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鳶弋專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作人

興也鳶鷓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

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

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鳶飛魚

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早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早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

有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為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亦以作人為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歛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羞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

叶節力反

駢

息營反

牡既備

叶蒲比反

以享以祀

叶逸織反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

祭必受福也

三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駢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

無讒慝也故有豈  
弟之德則受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

力召反

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力報反

矣

興也瑟茂密貌

安成劉氏曰上章玉瓚故言  
瑟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燎爨也

或曰爇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程子曰令人種榆亦  
焚之使茂○華谷巖

氏曰箋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爇燎除其旁草  
治之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勞

慰撫也

孔氏曰上言祭以受福此言得福之事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慶源輔氏

曰此章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  
祭必受福亦其宜也○華谷巖氏曰五章言受福之

本也

○莫莫葛藟

力軌反

施

以政反

于條枚

莫回反

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鄭氏曰言文王之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以要

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側皆反

大任文王之母

莫後反

思媚

美記反

周姜京室

之婦

房九反

大嗣徽音則百斯男

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

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

孔氏曰太姜太任太姒皆稱太明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

妃邑姜不稱太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朱

蓋避太姜故也  
曰按春秋傳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可見其多也

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

其為周室之婦

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

太任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

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須溪劉氏曰母妻如此所以有文王也美之至也○慶源輔氏曰棫樸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以頑為父以嚚為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象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大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

牙嫁反

于家邦

叶卜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

止齋

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於忍不止于與也○新

安王氏曰太姒雖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全此婦德之懿乎寡妻猶言寡小君

也御迎也

華谷嚴氏曰御鄭讀如字訓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

○言

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敬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

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

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疎也

孔子曰家齊

而后國治

安成劉氏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

嘗謂即刑寡妻至  
兄弟御家邦之意  
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張氏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亦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蓋無非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

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  
以及國亦固有序矣  
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

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  
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

而人固不孚此所謂  
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雖雖於容在宮肅肅在廟叶音不顯亦臨無射音亦

保叶音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

也射與數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

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

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

是

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

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永嘉陳氏曰皆文王之誠也○東萊呂氏

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孚者當於此章觀之○勿

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豐城朱

氏曰雖離和之至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至也所以為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已者言之亦

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已者而言也已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一) 肆戎疾不殄烈假

占雅反

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與

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令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美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

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太王事

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繩其祖武然則不  
殄厥愠不殞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  
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  
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

聞前聞也式法

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

而光大亦無玷缺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  
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

不  
缺

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

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  
夷獫狁之伐羗里之囚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

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爾故言  
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

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三山李氏曰其性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華谷嚴氏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指

文王也

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譽名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

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皆言其效

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孔氏曰言



長者道德已成  
幼者有業學習

盖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

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  
遂言其德盛而無斁

故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蒙其成就是以今其為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又之美也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為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盖如此○華谷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定字陳氏曰  
文王之聖生

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  
於太姒而實能脩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

脩身事也未章則不特

成已而且能成物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叶黑  
各反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

國其政不獲

叶胡  
郭反

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待洛  
反

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叶達  
各反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

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

謀也者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者致也

程子曰頌云者定爾功毛

氏傳曰者致也○安成劉氏曰者釋文音馨集傳疑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者定爾功之者

憎當

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

慶源輔氏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此謂

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

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安成劉氏曰二章至四章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五章至八章

則叙文王之德業

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

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

程子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

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孔氏曰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

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

王為居宅也

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者言天之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散輕易焉大抵天之為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作之屏

必領反

之其蓄

莊持反

其翳

一計反

修之平之其灌

其榑

音例反

啓之辟

婢亦反

之其榑

且貞反

其榑 羌居反叶 攘之

剔

它歷反

之其槩

鳥劒反

其柘

章夜反叶都故反

帝遷明德串

古患反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舊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

也

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舊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

或曰

小不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

也灌叢生者也樹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

似楊赤色生河邊

爾雅注曰今河傍赤莖小楊○陸氏曰生水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

師松葉似松

据攢

音匱

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

陸氏曰節中腫

以扶老即令靈壽是也  
令人以為馬鞭及杖

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

長也檠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榦又可蠶也

本草

曰柘木裏有紋  
亦可旋為器

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

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

夷駝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

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

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

廬陵歐陽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  
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乃上帝

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

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慶源輔次曰此

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舊賢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柳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梧凡木則芟除之檠柘美材則攢剔之蓋順理而為之舉此開闢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廬陵彭氏曰太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為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中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

悉井反

其山柞棫斯拔

蒲貝反

松柏斯兌

徒外反

帝作

邦作對自大

音秦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

叶羽

反則友

其兄

叶虛王反

則篤其慶

叶祛羊反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息喪反叶平聲

奄有四方

賦也拔兌見繇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

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

王之長子王季太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

華谷巖氏

曰李氏云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



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  
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  
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

定矣

廬陵彭氏曰柞棫斯拔松柏斯究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間有方輿未艾之象夫以周之建國

既得其地而為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為故詩人又託詞以為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於

是太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

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

朱子

曰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逃之荆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又曰太王欲

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  
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  
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比所以  
為至德也○勉齋黃氏曰泰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  
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是  
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  
為天下之公而不  
為一身之私也 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

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

然而無待於勉強

西山真氏曰王季之友泰伯蓋其  
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已而後友

之使泰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  
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 既受太伯之讓則益

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

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

廬陵彭氏曰太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修其德

而有以篤其慶使太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者王季與之也

其德如是故能受

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

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泰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

待洛反

其心貆

武伯反

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

丁文反

克君王

如字或于况反

此大邦克順克比

必里反 比既至反

于文王其德靡悔

叶虎浦反

既受帝祉

音施以政

反

于孫子

叶獎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

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

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

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

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

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

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慶源輔氏曰孟子

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先生解以為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天惟能權故能受太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又清靜其德

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

華谷嚴氏曰明

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廬陵彭氏曰克長則出於其類也克君則居人上而為之君也王此大邦則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大其序如此○孔氏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為王故以王言之○許田鄭氏曰能為人長能為人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

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華谷嚴氏曰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

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於子孫也  
○豐城朱氏曰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于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

于願反

無然歆羨

餞面反

誕先登于

岸

叶魚戰反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叶下工反

侵阮

魚宛反

徂共

音恭

王

赫斯怒

叶暖五反

爰整其旅以按

音遏

徂旅以篤周祜

候五反

以

對于天下

叶候五反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

朱子

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丈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

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岍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

也姑

其八聲

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

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

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

寧州涇州

其旅周師也按邊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

也安成劉氏曰三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

旅字所指不同

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

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

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

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

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長樂王氏曰人心未嘗

不正也有所畔援則不得其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

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心也○慶源輔氏曰人

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

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

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躋也哉故

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是以密人不

無此病也誕先登於岍以涉水為譬也



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  
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  
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敵美也

田藍

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敵美皆有  
心者也○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敵美不得其欲而  
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  
乎人之私怒也○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  
然畔援敵美上說起後而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  
崇伐密皆是道理合著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  
豐成朱氏曰密之敵距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  
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  
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此文

王征伐之始也

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與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

非出於已私也

○依其在京

叶居良反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叶徒何反

度

待洛反

其鮮

息淺反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

孔氏曰鄉

人嚮望之也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過

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

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境也○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此詩于密言侵于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祖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

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

飲水於泉以拒我也

華谷嚴氏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阮

不幸而與密為隣幸而過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

慶源輔氏曰文

王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馭莫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華谷嚴氏曰文王

用心廣大威德暢合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也  
○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祐以  
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孔氏曰程邑在  
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安成劉氏曰文王伐  
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  
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  
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  
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  
其地於漢為  
扶風安陵今在京北府咸陽縣

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

丁文反

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爾鈎援

爰音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

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

東萊呂氏曰此句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

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

則法也仇方

讎國也

邱氏曰即崇也

兄弟與國也

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為兄弟亦未嘗稱王

一驗也

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

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

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

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

隸陝西

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

美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

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

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

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

程子曰天

謂文王子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東萊呂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明德之實也○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

華谷嚴氏曰不識不

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朱子曰詩

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

呂氏曰此言文王德

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

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為一下則三分天下有其

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華谷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員反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

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馬嫁反叶禡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

侮臨衝第第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

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

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

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

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謂黃帝及蚩尤也

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

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與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

來附也第第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

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

孔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言執馘必嘗戰矣蓋知

戰不敵然後乃降

○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

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

從也

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

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

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

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

安成劉氏曰此其三

旬不降之時乎

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

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安成劉氏曰此其復伐之日乎

此所謂文王

之師也

程子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天初眷太王之意次章述

太王遷岐也○安成劉氏曰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太王者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於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即太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太王之所

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

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

華谷嚴氏

曰三章述太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安成劉氏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

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

文王伐崇

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

也○朱子曰詩自從太王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得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頽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安成劉氏曰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

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  
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  
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  
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經始靈臺

叶田  
飴反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

居力  
反

庶民子來

叶六  
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

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  
而高曰臺○安成劉氏曰文王

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營表攻作也不  
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

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

音察  
侵

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氣  
稜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

以疏瀹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安  
成劉氏曰韻注氣祥氣稜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

氣節勞佚則於此遊  
觀皆取其高明也

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

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

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

也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  
四句意○定字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愛

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也○南軒張氏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

來君民之相與如此○三山李氏曰速成出於民之  
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為勸民

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勦焦上  
聲○華谷嚴氏曰首章述作臺之功

孟子曰文王

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王在靈囿

叶音郁

麇

音憂

鹿攸伏麇鹿濯濯

直角反

白鳥翯

翯

戶角反

王在靈沼

叶音灼

於鳥勃

音勃

魚躍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孔氏曰築塙為界域

禽獸在其中

麇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

長樂劉氏曰鹿

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

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

靈沼圓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

所也

魯氏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頰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豐城朱氏曰臺下有圓則從而謂之靈圓圓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圓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為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既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已



○虞

巨音

業維樅

反七凶

賁

反扶云

鼓維鏞

音庸

於論

反盧門

鼓鐘

於樂

洛音

辟

音壁

靡

賦也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

音箭

業柶上大版

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

孔氏曰兩端有植木其上者為虞謂橫牽

者為柶柶上加大版刻版如鋸齒為飾

○鄭氏曰虞也柶也所以懸鐘鼓也 樅業上懸鐘

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孔氏曰以綵色為之其狀

隆然謂之崇牙○段氏曰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

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

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璧翬鄭氏謂載璧垂羽是也蓋箕虞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筍虞夏后

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此有磬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

羽賁大鼓也

釋文曰賁亦作鼓

長八尺鼓四尺

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

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徑四尺也

中圍加三之一

安成劉氏曰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

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也鏞大

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黃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

於樂於歎辭也

辟璧通靡澤也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

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

此水亦圓而內有池猶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雍說

者以廡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  
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  
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  
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  
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華谷嚴  
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雍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圃沼  
遂於辟雍作樂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  
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此  
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  
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鼉

徒河反

鼓逢逢

薄紅反

蒙瞍

音叟

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

埤雅曰  
夏小正

云剝鼙以為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鼙鼓鼙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鼙之鳴續博物志曰鼙長一丈其聲如鼓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

聞鼙鼓之聲而知矇瞶方奏其事也

華谷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雍之

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

孔氏曰鄭氏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樂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雍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有靈臺有靈圓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或同處矣○黃氏曰民樂其有靈臺沼圓而亦樂其有麇鹿魚鼈所謂愛人而及其物也○雙峯饒氏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華谷巖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游於園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文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

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故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王文王武王實造周

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

天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

慶源輔氏曰下箇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

之  
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

也

北溪陳氏曰哲王之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也其在鎬京者則武王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

也

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

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太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太王王季文王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

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字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

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以其繼世德

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三山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求之之求○華谷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

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

成其信矣

慶源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鑑京者

以其能起求先世之德而繼之此字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



哉○華谷嚴氏曰武王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定宇陳氏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即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即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為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

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

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

為法耳

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長樂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也  
○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  
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  
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安成劉氏曰武  
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若有時  
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  
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

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

先王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

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為法使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感也上以孝感致下以順德焉至此然後再疊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

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  
孝感下以順德尤非一朝一夕暫行復輟者之所能  
致也○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  
天下應之則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侯古反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

朱子

曰昭茲漢碑作昭哉  
洪氏隸釋茲哉叶韻

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

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

天祿而不替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王既明乎  
其繼先王之事來世能繼武王之迹

則於萬斯年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太王  
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

後人繼武王之述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

不受上天之祐者，未之有也。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

黃氏曰：孝

弟之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也。○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遐何通

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新安王氏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

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定字陳氏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為長久之也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蕃屏王室之至也

### 下武六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

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喜迷之孝又有常永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為天下之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定字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耳

或疑此詩有成王

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

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

也

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

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

亦曰成王

之孚也

文王有聲遜

尹橋反

駿

音峻

有聲遜求厥寧遜觀厥成文王

烝哉

賦也遜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烝君也○此

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安成劉氏曰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

以下言武

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

鄭氏曰聲令聞

王遷鎬

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

功耳

豐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是以視民如傷○藍田呂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

觀所以成業之效

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慶源輔氏曰文

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

在今鄆縣杜陵西南

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

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己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寢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豐城朱氏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滅

况城反

作豐伊匹匪棘

居力反

其欲

禮記作猶

適追

來孝

叶許六反或呼侯反

王后烝哉

賦也減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並去聲各

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

慶源輔氏曰王后也追稱也后

君也本稱也○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言文王營豐邑

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

侈大

孔氏曰此述作豐之制

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

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慶源輔氏曰作城而限於域作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

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己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

○安成劉氏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孝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豐城朱氏曰迺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王公伊濯直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

反田王后丞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藍田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王之功

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

歸而以文王為楨榦也藍田呂氏曰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為榦

○龍舒王氏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

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華谷嚴氏曰皇大也一統天下其事又大

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

董氏曰周之建都豐水正在其傍於

是思禹之故績而見周之成功也○孔氏曰左傳劉定公見維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

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

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

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

也  
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

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叶蒲北反

皇王

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居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

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郃西北四百餘

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

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

容不得不遷也

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

遷鎬之意亦是如此○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觀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焉辟

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

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

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

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廬陵彭氏曰建國君

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辟靡○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華谷嚴氏曰四方之

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  
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  
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慶源輔氏曰見武  
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儒謂以見武王之得  
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豐城朱氏曰四方攸同  
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不服  
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  
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  
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

叶居良反

維龜正

叶諸盈反

之武王成之

武王叅哉

賦也考稽

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  
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

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為主

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

慶源輔氏曰言

武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為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張子曰

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

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諡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反 鉏里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葉



里  
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

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

豈無所事乎

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

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

無事矣

臨川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或曰賦也言豐水

之備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

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

遺孫謀安翼子為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

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詠黍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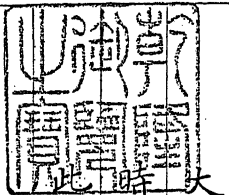
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亦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

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之事○問使文王更在  
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  
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  
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  
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  
下來○東萊呂氏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  
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  
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  
不可一體求也○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  
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  
靡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

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



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傳大全卷十六